

/// 读本好书

带着好奇心破解语言中的文化秘密

——读郑子宁《中国话》



■赵春晖

对于普通人来说,语言学是一门既亲近又疏远的学问。我们每天开口说话,言语之间都涉及语言学的范畴;然而学术研究的形而上则不同,它跟普通人的生活有很大距离。所以普通人对语言学往往雾里看花,有一定认知但缺乏深入了解,形成了一种传播上的困境。如果你对破解这类困境感兴趣的话,那么“语言学达人”郑子宁的作品《中国话》就一定不要错过。

文献记载难以涵盖所有的历史,而活跃在口头的语言则保存了大量古代的遗存,它是一门极有价值的考古工具。从发音的转变到字意的更改,我们的语言隐藏了众多历史的线索,“通过对不同语言的比对,找出文化交流的隐蔽线索,带

给我们对历史的全新认识”。《中国话》一书所涉及的众多语言学问题,就是在实践这种研究方法。

《中国话》全书共分为九个部分,均是以一种语言学的角度,切入日常生活中那些常见的现象,其深度探究的还是根植于语言之中的文化,可以说是带着一颗好奇心去破解那些语言中的文化秘密。书中既有粮食作物称谓的传播,也有血缘亲属称呼的异同,材料丰富,趣味浓厚,小切口,大玄机,把文化史中富于生活的一面展现了出来。

生活化是本书讲述的一大特点。全书一开篇就讲粮食,从人们日常食用的大米开始着手,先从华夏先民驯化野生水稻开始讲起。当时以良渚文化为代表的长江流域文明,已经开始把人工种植水稻作为一种农业手段,水稻也由此和华夏文明有了不解之缘。

“五谷丰登,六畜兴旺”是中国农民的美好期盼,所以既然书里谈了水稻,那么家畜也应该占据一席之地。首先被讨论的就是猪,郑子宁给出了一个很有震撼力的数字: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牲畜,全国存栏的生猪数量超过3亿头,猪肉产量常年占据全球一半左右。

然而猪这个称呼在各地并非如此一致。早在西汉扬雄的《方言》里就说过:“关东西或谓

之豨,或谓之豕;南楚谓之豨;其子或谓之豚,或谓之豨;吴扬之间谓之猪子。”秦灭六国之后,“豨”成了书面用语里的唯一称呼,可到了今天,猪则成了通行的说法。这中间的巨大反差,显示了古今在语言上的差异,颇有趣味。

地名也是《中国话》里关注的领域,毕竟这是生活中的重要元素,任何人出门都涉及地名,但是对那些地名背后的故事知之甚少。

在《山海经》中有一座大山名为“敦薨”,这里就是后来的敦煌。这个地名的发音可以从古代活跃在当地的少数民族语言中得到追溯,借由丝绸之路上的商队,敦煌的名字更是传到了遥远的罗马帝国。在叮当的驼铃和漫天的黄沙之中,一座中国城市的名字就经由商路,口耳相传,直到远方,原来小小的地名背后还有着中外交流的厚重历史。

好奇心是此书的另一大特点。因为好奇心,所以郑子宁愿意去发掘那些不易觉察的平常事物。七大姑八大姨是中国文化里亲戚称呼的泛指,但是具体到“父”“母”“爷”“娘”等称呼上,它们含义的具体流变如何,就少有人能说得清楚了。

《中国话》从几个角度对这些称呼进行了推敲。从读音上剖析,在上古时期,“父”的读音却更近今天的“爸”;从起源上

看,“爷”是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才出现,“爹”则跟北方草原游牧民族有关;而在唐代以前,“娘”一般指年轻女子……这些都跟我们今天的认知存在不小的差异。最后经过一番语言学上的分析推理,郑子宁得出了一个结论:“中国人在从三国到唐朝的几百年间完成了一次亲属称呼的重新组合,旧的称谓消失或者暂时隐匿了,新的称谓出现。这次亲属称谓的变动一直影响到今天中国人如何称呼亲戚。”

十二生肖作为属相,对每个中国人来说都不陌生,而它在纪年体系中也有独特位置,并且跟天干地支关系密切。“子鼠”“丑牛”“寅虎”“卯兔”这样的词汇,很多人都能脱口而出,可具体解释其含义往往难度很大。《中国话》从中原的天干地支开始说起,把中国的数字输出和对外影响联系起来作了一番考证,盘点了这一系统在不同国家和民族之间的传播,分析出“生肖系统流传非常广泛,除了北方草原上的各民族外,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日本、韩国、越南使用生肖自然毫不意外,只是越南生肖里面的兔被猫取代”,让读者更直观地了解了生肖文化辐射的范围。

食用茶点是中国人饮茶时的一个习惯,特别是闽粤等省份花样繁多的“某粿”,像红桃粿、油葱粿等等,但是这种现

象在东南亚同样存在,印尼语中用 kue 来形容这类糕点。在中国茶点和东南亚 kue 之间,存在着一种密切的联系, kue 的发音正是来自于中国闽粤地区方言对“粿”的发音;这些东南亚点心的制作工艺,最初正是由中国下南洋的华侨带去的。

一批又一批勤劳的中国人来到南洋打拼,也把家乡的点心制作手艺一并带来,利用当地的食材做出了故乡的味道。在不断的变化中,也许 kue 这类糕点已经和中国本土的点心有了差异,但传承里的文化血脉一直存在。小小的点心名称里,隐藏着中国人下南洋开拓进取的精神品格,这也是中国文化辐射海外的一个佐证。

那些过于高深的学术理论,普通人往往无意深究。而把这些和生活息息相关的故事以科普的方式呈现出来,往往能收获不一样的效果。《中国话》所做的努力,就是让中国人了解自己语言中所蕴含的文化和历史,这种科普很有必要。

细细推敲那些隐藏在语言之中的奥秘,我们就会发现,那些古老的历史和文化从未远去,它们顽强地活跃在我们的书面文字和口头用语之中,活跃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习惯中。可以毫不夸张地说,在中国话里,有着我们中国人代代相传的精神风貌。

■林 颐

这部出自青年作家邓安庆的长篇小说,素淡自然,干净简洁。

《望花》,以镇而名。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酒业所在地。中国有很多类似的小镇,围绕着核心产业发展起来,人们世代繁衍生息。张云松到望花酒厂采访时,看着工人们擦拭、查看,再擦拭、再查看,他忍不住对接待他的赵娟说道:“我没法想象自己会像这样重复一个动作这么多年,几乎说是一生的时间都耗在这儿。”而赵娟告诉他,她的爸爸妈妈在这里干了一辈子,爸爸负责烧锅炉,妈妈负责包装盒。

张云松和赵娟是这部小说的男女主角。张云松22岁,即将毕业,这是他的第一份工作,接手公司前辈唐洁来撰写《望花》这份企业内刊。赵娟26岁,是酒厂的宣传工作人员。小说分为三部分,一、三是张云松的视角,第二部分是赵娟的视角。两人因工作而接触,互有好感,可惜,这段感情无疾而终。



小说情节简单,邓安庆写得很好,那些秘而不宣的心事,隐藏着年轻人的惘惘不知归处。

关于“一生”的对话,让两人感情初萌,彼此窥见了对方的想法。那一刻,他们心灵接近,互生同情。“一生”这个词,在小说中出现了好几次。赵娟说自己从小到大都在望花镇,“感觉一生都耗在这儿了”。张云松说:“怎么会一生呢?我们都很年轻啊。”赵娟笑了笑,没有言语。这段对话,写

一场初雪,飘在小镇上空

——读邓安庆长篇小说《望花》

出了张云松阅世尚浅,而赵娟已经比他更深地察觉到了生活的无奈。

赵娟之所以抗拒温磊、抗拒父母安排的亲事,原因也正在于此——嫁给温磊,意味着安稳,也意味着一望而知的“一生”。张云松与赵娟,彼时彼地,无法成双。作为没有后盾的、完全靠自己拼搏的“打工人”,张云松连买一套像样的衣服都舍不得,战战兢兢唯恐失去这份工作。小说还描写了柳经理、唐洁、吴鹏飞、张慧等人的工作状况和生活选择,这些配角人物的经历烘托了影响主角行为的心理因素,也揭示了群体普遍意义上的个体选择之困难。

普通人的行为,渗透着现实的需要和当下的向度。在此

意义上,“望花”成为了一种意象和象征,超越了情节本身的内容限制,超越了对生活的临摹式描写,文学化地呈现出普通生活的纠结,引起了读者对某种生存状态的共鸣——小说所带来的感觉都是我们所熟悉的,一些桥段也是我们正在经历的、共有的。

“望花”是一张大网,轻轻地笼罩着网中人,身处其内,你可以获取基本的保障,而你的“一生”也就这样耗在这儿了。这张网密切连接着,经纬交错,盘根错节,构成一种无形的强大力量,逼迫着渺小的孤零零的个人退却,缩回到消弭自身需求的境地。

这是张云松和赵娟的感情不能发展的根源。他们甚至连恋爱都算不上,只是一点点好

感的流露,好事者就来四处传播,把这点苗头扼杀在萌芽阶段。以小说中表现出的城镇生活而言,人们日常交往的圈子,好比一个需要保持微妙平衡的网络,每个人的行动都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。这张网会自发地以它的劲力和智慧来防备所有可能出现的缺口,它会

把每个人固定在各自的位置。对张云松、赵娟感情的描写,邓安庆把握的尺度很真实,写出了个动心、遗憾而别无选择的故事,在最后,只能是一句:“过望花街时,能不能开慢一点儿?”我愿把这段感情形容为一场初雪,纯洁真挚,单薄脆弱,在落地之前,就已经消融在空气中。有时,人们可能没有注意到下过一场雪,而雪自己知道,它曾经来过……